

# 灰色的寒鸦 ——卡夫卡传



〔奥〕马克斯·布罗德 著  
张荣昌 译

Franz Kafka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奥〕 马克斯·布罗德 著  
张荣昌 译

# 灰色的寒鸦 ——卡夫卡传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Franz Kafk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 / [奥]布罗德著；张荣昌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1

ISBN 978 - 7 - 5302 - 1053 - 6

I. ①灰…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卡夫卡, F. (1883 ~ 1924) - 传记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62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 - 2006 - 1486

**UEBER FRANZ KAFKA by Max Brod**

© Schocken Books Inc., New York City, 1954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66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

HUISE DE HANYA——KAFUKA ZHUAN

[奥]马克斯·布罗德 著 张荣昌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640×960 16开本 19印张 前插8页 220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53 - 6

I·1025 定价：2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23岁获博士学位时的卡夫卡



▲ 1岁时的卡夫卡



▲ 4岁时的卡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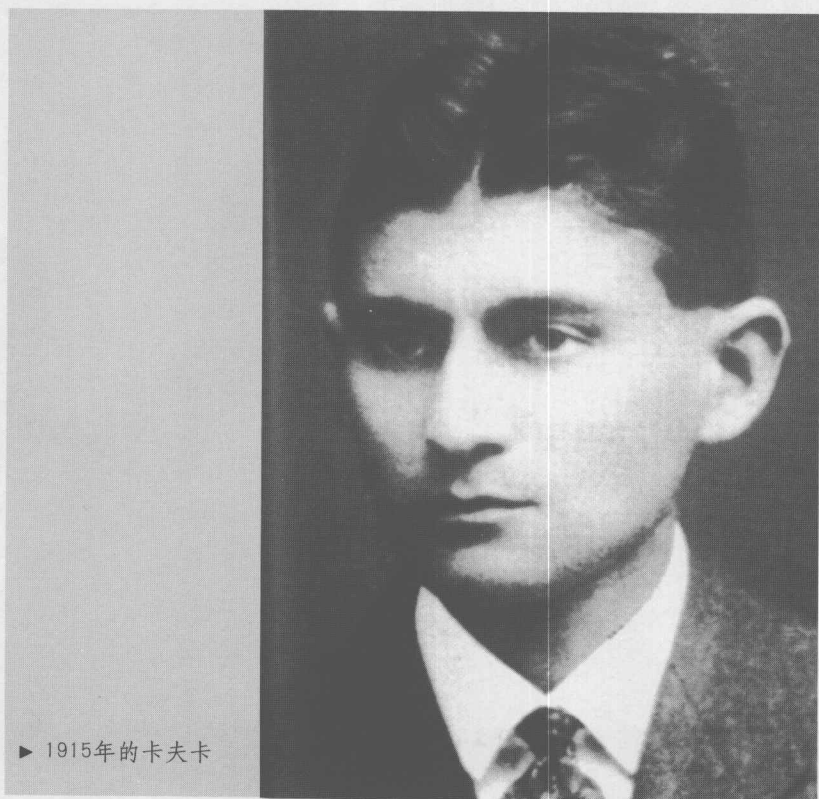
◀ 13岁时的卡夫卡



▲ 18岁时的卡夫卡



▲ 1908年开始在工伤事故保险局就业时的卡夫卡



▶ 1915年的卡夫卡



▲ 卡夫卡的父亲（左二）、母亲（左一）、姑母和舅舅

▼ 卡夫卡的三个妹妹，从左至右依次为奥特拉、艾莉、瓦莉





▲ 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菲莉丝·鲍尔



▲ 卡夫卡的女友米莱娜



▲ 陪伴卡夫卡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月时光的多拉·迪曼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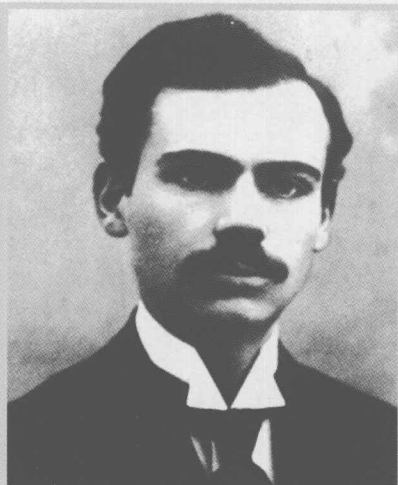




▲ 卡夫卡的终身挚友 马克斯·布罗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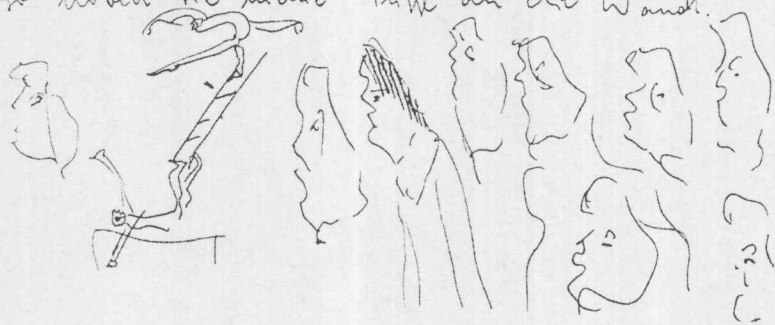


▲ 卡夫卡的好友奥斯卡·鲍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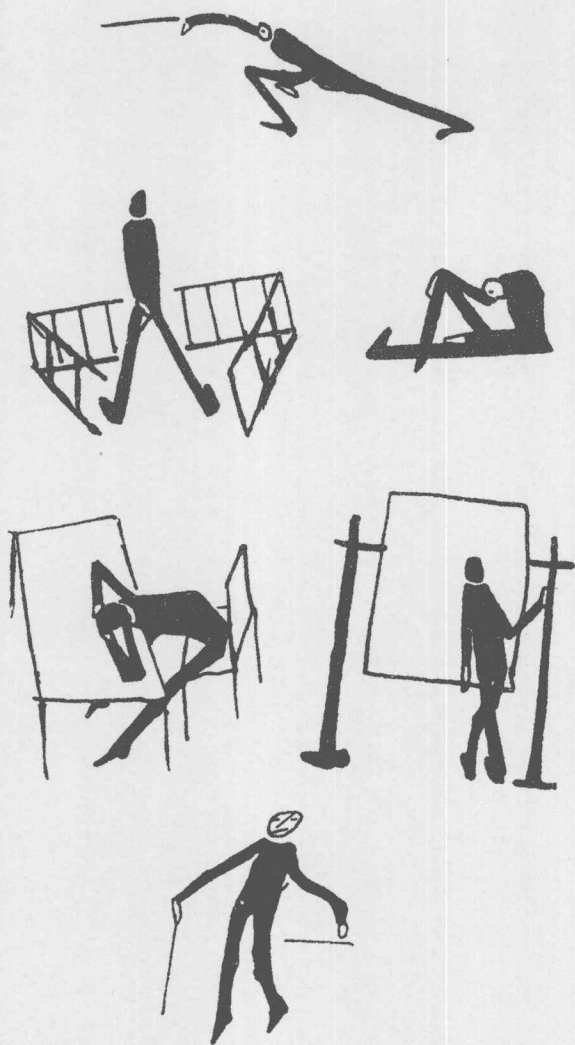


▲ 卡夫卡的好友费利克斯·韦尔奇

Aber jeden Tag soll mindestens ein Ziel  
gegen mich gerichtet werden wie man die  
Fernrohre jetzt gegen den Kometen richtet. Und  
Wenn ich dann einmal vor einem Satze erscheinen  
würde hergebeugt von einem Satze so wie ich  
z. B. letztes Winternacht gewesen bin und wo  
ich so weit war dass ich mich nur noch gre-  
fassen konnte und wo ich, wirklich auf  
der letzten Stufe meiner Leiter schien, die  
aber jubig auf dem Boden stand und an  
der Wand! Aber was für ein Boden, was für  
eine Wand! Und doch fiel jene Leiter nicht,  
so drückten sie mein Frisbe an den Boden,  
so hoben sie meine Füsse an die Wand!



▲ 卡夫卡日记中的一页



▲ 卡夫卡的画

不要绝望，对你的不绝望也不要绝望。在一切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力量，这正好意味着，你活着。

短暂的满足我尚还能从如《乡村医生》这样的作品中获得……但是幸福却只有当我能够将世界升华进入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会莅临。

倾盆大雨，你迎着雨走去吧，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吧，在这要将你冲走的水中滑行吧，但是且慢，就这样，挺直身子，等候着突然和无穷尽涌流的阳光吧。

摘自卡夫卡的日记

## 目 录

- 1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 37 第二章 大学
- 77 第三章 为职业和使命而斗争
- 98 第四章 短篇小说集《观察》出版前
- 137 第五章 订婚岁月
- 167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 195 第七章 最后几年
- 213 第八章 补充：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 248 卡夫卡年谱
- 254 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 256 第二版后记
- 258 第三版后记

- 259 附录一 布雷齐亚的飞机 弗兰茨·卡夫卡
- 269 附录二 回忆弗兰茨·卡夫卡 鲁道夫·福克斯
- 273 附录三 对弗兰茨·卡夫卡的一些回忆  
多拉·格利特
- 276 附录四 关于卡夫卡的《城堡》的  
一点说明 马克斯·布罗德
- 281 附录五 杀害一个名叫弗兰茨·卡  
夫卡的玩偶 马克斯·布罗德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卡夫卡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Kafka)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使用的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头漂亮尾巴大头鸟作为标志。

在生于捷克地区的犹太人当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的犹太人当中，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并不可以让人推断出民族的、政治的思想意识。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却似乎以一种一定的、不怎么突出的方式同情旧奥地利的各捷克党派，对自己的捷克故土的怀念可能也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吧。但是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德语教育，后来才出于自愿获得了精确的捷克语知识，对捷克文化有了深刻理解；当然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了自己与德语文化的亲密联系。(关于他后来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及。)——弗兰茨的一位远房堂兄，外貌很像他，体格比弗兰茨更结实、更强壮，并因其目的性明确的精力和组织能力而备受弗兰茨赞

赏，在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营垒中作为大学生时就已经如此，后来作为高校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会中），仍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英年早逝，却还是能够作为批评家和法律草案的有创见的撰写人，作为政治家和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著的编纂者，并以自己的法学著作作为一种富有成果的生活作出证明。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人们在他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跟母系中我母亲的祖父一样在希伯来语中叫 Am-schel，我母亲记得他是个很虔诚很有学问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的人，他死时我母亲六岁。她记得，她必须抓住尸体的脚趾并请求宽恕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她也记得祖父那许许多多装满四壁的书。他天天在河里洗澡，冬天也洗，就在冰中凿一个窟窿。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起，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的尸体被人从易北河中捞起。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博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样的尊敬。在一场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大火越过他的房子没伤害它，而周围的房舍却全都烧毁。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并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都死得很早。母亲的祖父有一个儿子，她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一个女儿，便是我母亲的母亲。

从弗兰茨的母亲那儿——1934年她去世（她比儿子多活了十年）以前我常和她说话，她是个安静、善良、异常聪明，甚至睿智的女



人——我得到了另外一些有关卡夫卡家世的补充资料。据此，卡夫卡父系方面一家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南波希米亚)附近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艰辛而劳碌，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无限巨大。按照弗兰茨的母亲尤丽叶·卡夫卡夫人的一句话来说，他的兄弟姐妹们(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也是“巨人”。卡夫卡一辈子都被笼罩在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的(高大、宽肩的)父亲的阴影下。这位父亲劳碌了一生，经商有方，但也满怀忧患，疾病缠身，末了留下了一个令他这一家之长感到欣慰的子孙满堂的家庭，以及在售出了今天(1937年)还存在的批发商店(旧城环城路)之后还剩下的布拉格市中心一幢多层出租楼房。这个完全凭借自己的干练、谨慎、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人丁兴旺的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一直为卡夫卡的想象力和创作生涯保存了某种可作楷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对父亲的敬意是无限的，这种敬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色彩，在像我这样一个较冷静地进行观察并且不囿于家庭成见的人看来，则可能会觉得这种敬意除符合实际之处外难免也会有某些夸张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对于卡夫卡的情感教育来说，这种敬意是基本的。这种敬意具有多么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下面一则日记中看出，我之所以引用这则日记，是因为它形象地描绘了起始阶段的父亲的形象。弗兰茨写道：

听着父亲一边无休止地挖苦同时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一边述说他年轻时不得不经受的苦难，这颇令人感到不舒服。没有人否认，由于御寒冬衣单薄他腿上的伤口终年不愈合，他经常挨饿，他十岁时就得在冬天一大早推着小车走村串户。然而他不愿意理解的却是，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与另一个我没有吃过这些苦的千真万确的事实相比并不能让人